

單縣志卷之五

知單縣事房山王 鏞重修

河防志

敘曰天下之水莫險於河天下之患亦莫大於河單以蕞爾邑爲怒濤濁浪所經雖不過數十里而上承中州建瓴之衝下繫徐呂鎖鑰之重其以防橫潰而保安瀾者豈僅充右田廬近資屏障卽江南運道遙藉襟喉不綦重歟首之以河勢資考鏡也次之以隄防因地利也再次之以修守盡人事也終之以水候

單縣誌

卷之五

一

則隨時變通有莫測之機矣類別九四統部之曰河防志

河勢

積石龍門禹功所自始九河碣石故道已不可踪天潢萬里源遠流長自古迄今變遷不一記者雖連篇累牘追溯難窮然在邑言邑不遑繁載惟稽境內之經流聊備防川之審度志河勢

單境唐以前並無黃河自宋神宗熙寧十年七月黃河大決於澶州北流斷絕河道南徙九灌郡縣四十

五處合沂泗而東南與淮會以入於海單之有河實始於此厥後歷代河決在本境者已載祥異條內舊云單地三面距河滄桑之變莫攷其跡今止一面經流在城南四十餘里西從曹縣交界入境自樵龍寺起東至江南徐州碭山縣交界出境計長六十里因地勢南高北卑故隄防北岸為重設主簿一員專管河務其夫役錢糧知縣兼理仍有本府管理黃河同知一員駐劄曹縣統轄

按曹縣志明朝初設黃河同知原駐單縣至萬曆十七年鹽運司運同管兗州府黃河同知事羅公諱大奎詳奉憲准移駐曹縣至今因之則單當時必有河廳舊

單縣誌

卷之五

署惜乎原志未載無從稽考現今所有境內險汛雖遷變不常聊就近時可記者書以備攷

樵龍寺

受曹縣全河直下之衝自昔極險至今猶然

董家樓

現今掃灣為次險

石家樓

昔為極險今河勢南徙離堤已遠

董家營

即董家水口向稱次險康熙三十三年河勢頂衝漸至堤根驟成極險本年搶築月堤備護今河勢

又南仍為次險

鄧家水口

向稱極險今河勢南遷為次險

八舖火星廟

近年河勢北遷現今掃灣極險

十六舖楊家樓前

康熙三十五年河勢頂衝搗灣漸至堤根極險本年搶築月堤防護嗣後河仍

南徙漸
成次險

朱旺大壩

明季極險
溜南行漸
成次險

孔家樓

舊稱次險
今河勢已南徙

黑龍潭

明季極險
康熙十七年
河勢南遷
向之坍者
又皆

閃出

夫江湖之險在水雖駭浪驚濤一登彼岸即無陷溺之虞惟黃河之險不僅在水而且陸蓋河流湍急忽南忽北忽東忽西衝崩岸則陸地頃刻成河漂沒田廬魚鱉人民為禍甚烈如河形本曲忽然直趨俗謂之河掉腰其勢尤猛故凡掃灣迎溜日漸坍塌瀉於此而涸於彼俗謂之曰汛者防河如防邊也若夫不可勝紀右所載者蓋舉其大者而言之耳抑年遠

單縣誌

卷之五

三

者已莫攷亦就其近者言之耳且河勢變遷不一昔日之險者今日已堪宅土今日之安者異日或復顛危苟膠柱刻舟則不如無志也河灘之地未經坍塌者名之為老涯與老涯相接微低者為頭灘再低者為二灘以至三灘四灘極低者為河嘴冬月水涸方見夏秋之間消長無時尋常則三灘四灘皆有水如滿槽則頭灘二灘亦皆水矣若更伏秋大漲而出岸則老岸之上直至堤根無處非水所以禦不測者惟賴隄防詳見後條內

論曰黃河之源山海經謂出自崑崙山雖載籍可稽

而形踪莫攷蓋自殷周以至漢唐變遷非一要皆無

與於單也自宋熙寧十年河決澶州北流斷絕河道

南徙合泗沂而與淮會同入於海丘文莊公大學衍

義補曰此黃河入淮之始云或以爲後晉開運元年滑州河決浸注曹單諸州之境大發數道丁夫塞之又宋天禧三年河決滑州潰而東南流浸溢州縣三十二處單亦罹患致疑五代時單已有河非也開運天禧滑州之決不過旁溢橫流延及單境一時罹泛濫之患彼處塞決卽已河身未嘗南也單之有河斷自熙寧始隄防

遷民作誥築瓠興歌避之而弗治塞之而弗防皆非

單縣誌

卷之五

四

計之得也惟此長隄聳峙蜿蜒屹然相望束橫溢以

衛田廬保安瀾而利飛輓厥功寧不偉歟志隄防

臨河隄

從前原係攔水壩視險要之處添築以護縷水堤者斷續不一後因縷堤之外攔壩之內村庄

漸稠防禦愈急遂將各壩接連築成長爲攔水隄自明相沿已然

國朝因之嗣名之日臨河隄俗又稱爲三隄離河三四五六里不等隨勢蜿蜒上自曹縣交界起下至江南

礪山縣界止計長六十里共一萬八百丈凡有早薄之處歲估加幫高厚遇險倍工搶築

縷水隄

俗名二堤離臨河堤近者四五里遠者七八里不等上自曹縣交界起下至江南豐縣交界止

計長五十四里係明時所築向爲河防首重之將攔水壩接連築成臨河長堤則門戶捍禦已在

國朝河堤爲重而縷堤爲次然有殘缺卽督修補仍爲重

門之障

太行隄

離縷水隄約十里自曹縣交界起下至江南

時恐縷堤不足恃故又築此即所謂遙隄也又以其

聳峙蜿蜒屹然如山故名之曰太行係明弘治十年

都御史劉忠宣公諱大夏所築嗣後屢次修補

國朝以來河決曹縣柳河口流通口石香爐牛市屯等

月隄

處致太行隄斷續不整單堤在下修之無益且縷堤外

既又有臨河堤則太行隄去河益遠是以久未幫修

以上三隄為綱領下月格等隄

單縣誌

卷之五

五

康熙三十五年創

格隄

格者橫也險要之處恐攔隄縷隄一時潰決有格

隄以橫截於下流則水遇格而止可免泛濫在趙

戩隄

在鄧家水口因老隄單薄黃水漲發

南岸歸併隄工攷

南岸有隄三段錯襟於河南歸德府

迤西至虞城黃峒壩隄界止計一千三百八十六丈

一自張家庄起至張家集止計五百二十八丈一自

張家集後起至牛家樓止計四百一十八丈共計二

千三百二十六丈殘缺已久康熙十九年奉憲

集曹州曹縣武鄉定陶及本縣六處徭夫併

修集完固但有虞城縣黃堦壩之險工單堤在兩頭

當明朝萬曆間河決黃堦口即其處也單之南岸村

庄稀少夫役自北岸過渡修守維艱而隄之所衛者

皆虞邑田廬且工程交界之處每有互相推諉之弊
險汎隱憂殊切康熙二十四年總河靳文襄公欽
諭勘閱豫省河
縣南岸隄工三段歸併於虞城
修築奉

旨於二十五年欽遵交割訖單夫既免扳諉之累虞民亦
無岐視之弊險汎無憂至今稱便誠不易之良模也

堡舖

攔隄堡舖房貳拾座

在臨河隄上西自曹縣界起東至
碭山界每三里一堡編成號數頭

舖起二十舖止

縷隄堡舖房拾柒座

在縷水隄上西自曹縣界起東至
豐縣界每三里一堡頭舖起十七

舖止

以上各舖俱設舖夫按汛看守巡禁盜決栽植
護隄柳枝填塞狼窩獾穴堆積土牛修補殘缺

單縣誌

卷之五

六

涵洞附

趙家樓東格隄下涵洞壹座

康熙二十年建

縷水隄十舖涵洞壹座

康熙二十五年建

總河趙重修涵洞萬姓感恩碑

涵洞之設所以洩堤內之積水使居其地者無慮滄
沒變巨浸為樂土誠利國便民安上全下之休績也
設無涵洞兩堤之水中無出路瀦而為澤浩淼洶湧
風冰相持勢必塌陷其勞民力費帑金患有不可勝
言宜靳河臺籌畫於昔日制立涵洞永以為上下
之利然亦有鯁鯁過慮者殊不知自有此舉夾堤而
居者固沐浴於膏澤即在下流亦甚樂水去之易勢
若激矢也言雖異而意則同跡若反而實相成耳恭
逢
河憲大中丞趙為國為民無偏無倚知涵洞之利又恐歲
久而或至於廢弛於是批行在案永為定制益加

葺易磚而石俾久遠勿壞以利斯土可謂有古大臣
體國經野之風矣而主其議則邑侯房山王公也襄
其事則邑倅閔公也達下之情宣上之德則濟寧道
臺毘陵許公黃河廳尊長洲宋公也前挽後推左提
而右挈之然後三十年已行之良法數千載不易之
美政得以保全於勿替則今日之沐洪恩者何日忘
之惟是勒諸貞珉志其感佩且以
杜後之妄生異議欲壞成法者

柳園附

牛頭峒柳園叁所計共拾頃陸拾畝

清水峒柳園壹所計壹頃

凡栽柳縱橫四步種一株每畝止可種六十株

論曰考工記匠人之職溝必因水勢防必因地勢惟

單縣誌

卷之五

七

水能衝決斯隄岸設焉顧猶慮縷隄不足恃也又爲
之築太行隄距河幾及二十里者古人不與水爭尺
寸利昔包大燿嘗論之矣後世居民嗜利忘害濱河
而居奄忽被害不得已又接連攔水壩築成臨河堤
以衛之乃因有攔縷兩隄遂置太行堤於度外廢而
不修識者惜之夫黃河北岸太行堤剏自明弘治十
年都御史劉忠宣公自河南武陟縣詹家店起直抵
江南碭沛一千餘里以其屹立如山故名太行亦取
永賴之意河防之有此猶邊防之有長城詎可棄乎

他處河勢遠徙者勿論矣單境之河離城僅四十里地勢南高北卑則此太行一隄誠爲民社保障安不忘危慎勿視爲廢隄而忽之

修守

築而弗修猶不築也防而弗守猶不防也千丈之隄潰於螻穴豈非修守失宜之過歟先哲嘉猷章程具在雖方圓平直通變隨時而規矩準繩率由罔外敢不綜括數端用資則倣志修守

築隄 凡黃河堤必遠築離老岸須三四里庶容蓄寬廣

單縣誌

卷之五

八

可免決嚙切勿逼水以至易決堤之高卑因地勢而低昂之先用水平打量毋一槩以若干尺丈爲拘務取老土每高五寸卽夯杵二三遍若有淤泥與老土同但須晒晾候稍乾方加夯杵其取土宜遠切忌傍隄挖取以致成河積水刷損隄根驗隄之法用錐筒探之或間一掘試隄式貴陂如根六丈頂只須二丈俾馬可上下故謂之走馬隄

凡創築者每方廣一丈高一丈爲一方視取土遠近分別工價如隄六丈頂二丈須通融作四丈折筭此計土論方之法也如加幫則先計舊隄若干今增高濶各若干亦以前法折筭可也

塞決 隄決時急將兩頭下埽包裹官夫晝夜守看稍待
水勢平緩卽從兩頭接築如水勢洶湧頭裹不住卽於
本隄退後數丈挖槽下埽如裹頭之法刷至彼必住矣
此謂截頭裹也如又不住卽於上首築逼水大壩一道
分水勢射對岸使回溜衝刷正河則塞工可施矣塞將
完時水口漸窄水勢益湧又有河口之難須用頭細尾
粗之埽名曰鼠頭埽俾上水口濶下水口收庶不致滾
失而塞工易就也埽以土勝爲主埽臺須要卧羊坡以
便推挽揪頭繩須要緊扯以防下游又須時時打鬆令

其深下仍覓慣能泅水之人入水探驗底埽卽着地方
下簽樟簽樟須要酌中埽埽釘着實方爲堅固稍有數
寸空懸無有不敗事者如寒天或水急不能泅水卽看
揪頭寬鬆便是着地之驗繫繩留橛令人專守畧有走
動便須另下一橛橛頭上填記第幾埽揪頭滾肚明白
以便點查收放埽面出水未高寧加一小埽不可多用
土牛推埽時易動故也此等事須要勇往直前俗諺謂
之搶 稍稍逗留必有後悔以上數端苟不詳審勞費

者 六百 每 十
東重三十 如無柳梢以
二 六十 每套四十二條 每條長二丈四尺
頭滾 繩四條 共用 蒜二百五十 筋此
木五 中埽並
大 之
牛工料以次遞減

築順水壩 順水壩俗名鷄嘴又名馬頭專為喫緊迎溜之處如本隄水刷洶湧雖有邊埽難以久恃故於本隄上首築順水壩一道或十數丈或五六丈一丈之壩可逼水遠去數丈隄根自成淤灘而下首之堤自固矣
栽柳護隄 卧柳長柳須相兼栽植卧柳須用核桃大者入地二尺許出地二三寸許柳去隄址約二三尺密栽

單縣誌

卷之五

十

俾柳葉搪禦風浪長柳須距隄五六尺許既可捍水且每歲有大枝可供埽料俱宜於冬春之交津液含蓄之時栽之仍須時常澆灌長柳宜用棘刺圍護以防盜拔
畜嚙

栽葦護隄 九隄臨水者須密栽蘆葦或茭草於隄下使其根連株叢衍茁日蕃卽有風不能鼓浪又於隄根至面採草子密種以圖蔓延日滿雖雨淋不壞也

晝防 每遇黃水大發急溜埽灣未免刷損若不卽行修補則埽灣之隄漸以坍塌多致衝決守隄者必日捲土

牛小埽聽用但有刷損隨即補塞

夜防 守隄人夫每遇水發之時修補刷損之處晝日無暇夜則勞倦熟睡若不設法巡視恐夤夜無防未免失事故有五更牌面分發如天字舖發一更牌至二更時前牌未到日字舖即差人挨查係何舖稽遲立時查究使隄岸不斷行人以防誤事

風防 水發之時多有大風猛浪隄岸難免衝損故須豫紮龍尾小埽擺列隄面一遇風浪大作將此埽繩椿繫於附隄水面縱有風浪隨起隨落足以護衛

單縣誌

卷之五

十一

雨防 守隄人夫遇驟雨難以存立必各投村庄或舖舍暫避倘隄有刷損誰其看視故舖夫須各備蓑衣斗笠遇大雨穿戴巡視乃無疎虞

官守 黃水盛漲管河官一人不能周巡故須添委協守官分巡每堤三里置舖一座每舖設夫巡視又畫地分委省義等官俾日則督夫修補夜則稽查更牌一刻無

弛以保無事

今省義等官俱無
惟埽書旗總等役

民守 每舖雖已有官夫但恐不敷若水發之際修守不足宜照往例於臨隄村庄量添鄉夫暫用每舖數名水

發則併力協守水落則省放回家量時去留勿妨農業
汛堡接應 各舖相離頗遠倘一舖有警別舖不聞有誤
救護須每舖豎立旗杆一根黃旗一面上書第幾舖三
字燈籠一個晝則懸旗夜則掛燈以便瞻望仍置銅鑼
一面一舖有警鳴鑼為號挨次傳報各舖齊赴有警處
所即時併力救護首尾相顧通力合作庶保萬全

巡查盜決 禁止資決最為喫緊蓋盜決有數端坡水稍
積決而洩之一也地土澆薄決而淤之二也讎家相傾
決而灌之三也伏秋水漲處處危險鄰隄官役陰伺便

單縣誌

卷之五

十二

處盜而洩之以弛彼處之急利已損人以鄰為壑四也
巡警稍怠或乘風雨之夜或乘酣睡之時即奸人逞伎
時也防禦者不可不知

夫額

徭夫參百貳拾壹名

明朝原額參百捌拾名又曹州協夫壹百伍拾名嶧縣協夫參拾名濟寧

壹拾捌名滕縣協夫伍拾名嶧縣協夫參拾名濟寧州協夫參拾名鄒縣協夫陸拾名通共玖百貳拾肆名為歲修隄工之用明萬曆間黃河同知史宣政條議將濟寧一州鄒滕嶧三縣協夫盡行裁去止存本縣徭夫及曹州金鄉協夫尚共存柒百肆拾捌名後又奉議裁將本縣徭夫裁去伍拾玖名止存參百貳拾壹名曹州協夫裁去肆拾肆名止存壹百捌拾肆名

尚共存陸百叁拾壹名嗣於
本朝康熙二十五年將南岸堤工歸併虞城縣而曹縣有
考城縣歸併北岸堤工奉文將原協單縣之曹州金
鄉縣各夫俱撥協曹縣於是止有本縣徭夫叁百貳
拾壹名歲值修築殊覺
汛遠工長夫力困乏

縷攔二隄舖夫並攏戶共叁拾玖名

臨河隄舖夫貳拾
名縷水隄舖夫拾

柴名攏戶貳名按明總河潘公河防一覽開載每叁
里設舖壹座每舖設舖夫叁拾名計每夫分守隄壹
拾捌丈伏秋異漲之時猶恐不敷每舖止有舖夫壹名
名協守今叁里壹舖雖如前制每舖止有舖夫壹名
夫以三里之汛而責之一夫巡守能無顧此失彼之
慮乎噫司防者當三致意焉以上各夫工食俱詳載
賦役
條內

埽料

按明黃河同知史公條議畧云曹單二縣黃河雖
無事時而歲估埽料銀柒捌千兩若有決塞之役

單縣誌

卷之五

十三

多則如萬曆四十一年估至壹萬肆千伍拾餘兩少
則如四十四年一估玖千貳百柒拾餘兩每歲以曹
單等十一州縣遲工空役買草等銀肆拾伍兩二縣
貯庫動支招商採買每柳一束乾重肆拾伍兩伍拾
分廩陸拾捌價銀壹分草芟一套壹百丈重貳拾捌
分麻每廩銀壹分草芟一套壹百丈重貳拾捌價銀
襍木椿每根長壹丈捌尺圓圍壹尺伍寸價銀壹錢
伍分運廠交收備用等語條例全載曹縣志內
本朝以來前項遲空等銀俱解濟寧河庫黃河歲估隄工
止用徭夫修築不請動帑辦料又按前項物料價值
應隨時估計未可執一卽如柳株一項乾者每束肆
拾廩雖爲定額溫柳今卽如陸拾廩溼柳卽如陸拾
矣 廩

論曰謹按河漕諸書云上流旁決則運道必至淺阻

故有防徐北以固土流之說徐北者何豐沛碭山是

也又曰楊隄乃豐沛外戶外戶失守堂奧隨之然則
碭山之上非單縣乎碭旣爲豐沛外戶單獨非碭之
重關乎又曰黃河併合萬餘里間千溪萬派之水湍
湃湍激勢若奔馬陡有所阻其性必怒奔潰決裂之
禍恐不在徐邳而在河南山東今江南河工以天下
之財力治之河南隄工以通省之財力治之惟山東
以曹單二縣當之故府志之論黃河亦曰自濟以南
隄岸雖設衝突甚危曹單間有事之備不可忘也乃
不動帑金惟藉額夫夫又裁減爲數無多且每歲正

單縣誌

卷之五

十四

月集夫二月興工三月間工未就而桃汛至五六月
而伏水發七八月而秋水溢時時可慮在在須防汛
遠隄長工多夫少誠不能無惕於中也

水候

馮燹宣威陽侯鼓勇雖淺濼幽渠猶慮淪溺矧此長
河水來天上盤渦迅漩洶湧奔騰誠有萬變千奇不
可名狀者聊述所聞典俚並載勿以不經而見嗤也

志水候

擠凌水

立春後風動泉湧上源山中積水
負冰而下河爲暴漲謂之擠凌水

桃花水 二月陽氣上升地脉潛行故多陰雨兼之石泉涓溜澗溪灌輸滙之於河一至三月而瀾長矣

當是時桃花正爛故謂之桃花水也

信水 清明時有司暨治河使者於一歲興工之處用少牢致祭即立標水頭而偵報員役時刻更番覘候

水痕每漆一寸夏秋之間輒盈尺故謂之信水亦謂之清明水

菜花水 春暮蕪菁花開故謂之菜花水

麥芒水 四月壠麥結秀山蛆浮出漁人網得知高原之有漲也謂之麥芒水 桐土人謂之山蛆上源山

隙潛生每重不過一觔 崇禎辛未浮河而下有重五七觔者河干耆老日上源水可虞也未幾曹縣荆

隆口衝決數百餘里漂沒幾及萬家

瓜蔓水 五月謂瓜蔓水

單縣誌

卷之五

礮山水 六月深山窮陰堅冰方釋如龍門懸冰祈連積雪鑱金之暑既熾萬山之源合流而沃宕山石

水帶礮腥故謂之礮山水

豆花水 七月豆花方盛謂之豆花水 南華所謂秋水時至百川灌河兩涯不辨牛馬者也而盤渦蛟龍

崩岸嚙隄其時始急加之靈霖黴濕農忙泥濘於時催田夫守堤防而河役之謠作

游龍水 八月莢蘆花盛謂游龍水 土人以爲龍出游行不知龍以八月爲夜游龍盖水蓼也

重陽水 九月九日謂之重陽水 十七日俗謂河伯生辰雖三秋旱乾是日水必泛漲故隄工程暨庄農

種植必望此日過相慶無虞矣

復槽水 十月霜降水眠河流既道如一月槽然故謂之復槽水

漱凌水 十一月塞謂之漱凌水 寒

也
漸水 十二月大寒凝結一望河上或如積雪或如屯

客水 謂不時暴漲

倒洋水 全河大流乘勢直趨迅如陣馬與岸相持節迫

切水 對案形如削瓜謂之切水

河喘水 堆欵發欵止莫知去來一波皺起滿河濤

聚灣水 風斷壠巉巉旋渦激蕩崩高穴深聲容百樣兼之

潮忽來目不能視耳不可聞此

入流水 一灣既過河直流受澹澹溶

單縣誌

卷之五

刮灘水 大流漂漲餘力奔赴水高岸平勢猛浪激加以

沒膝波轟過頂聲吼遠邇彌日竟

崩灘水 聲如擊鉦謂崩飛水如織雲霧四罩

割岸水 如移鉞橫注側力全出避射

抹岸水 漲溢漕泐潏平進陵谷

塌岸水 埽壩敞朽潛流漱塌岸坦

捲岸水 風浪旋激蹲崖伏候一波

上展水 遠勢初近後浪停隨呼吸

下展水 平流徐進押浪轉灣旅酬未畢鞞力

宵篠水

燦若汎雪矯如奔羊水花詭激靜躁靡常
日落直流之中屈曲橫波之洋謂宵篠水

篤浪水

險過怒息勢大徐起細浪不生波如屋裏
行舟遇之多溺謂篤浪水亦謂之大潮水

神水

神水不一如所謂移岸水駁灘水夾岸水閃灘
水藏岸水分脊水爭龍水透崖水遠灘水種種

機要深隱難名總之力猛則勢
雄流急則節險總謂之神水

論曰濁河一石泥沙六斗非此汎湍曷能衝刷然其

性暴悍遇觸輒怒或斜衝而崩岸或橫潰而決隄不

測之患今昔皆然幸際

聖人在位河清可期毋須璧馬之沈行見狂瀾退舍矣

單縣誌

卷之五

十七

單縣志卷之五 終